**圆桌派第二季第2集 离谱：你被猪队友坑过吗**

[圆桌派 第二季](https://v.youku.com/v_nextstage/id_3127efbfbd11250911ef.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Program_1.dtitle" \t "https://so.youku.com/search_video/_blank)

文化 · 2017 · 中国 · 24集全

主持人：窦文涛

简介：《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立足“撩、聊、了、料”四大吸睛秘笈，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

**人物：窦文涛、马未都、柯蓝、蒋方舟**

柯蓝：各种拉出去溜溜，站那儿背首唐诗，《长征组歌》什么乱七八糟的。

窦文涛：你呀？

柯蓝：对。

窦文涛：你小时候还讨好过人呢。

柯蓝：我从小真是讨好型人格 ，我从小在大家庭中长大，我是第一个，等我有了弟弟，妹妹 ，那帮小王八蛋一个个出来之后，我要保住我的地位，各种讨好大人，而且我是老人带大的孩子，我太会讨好别人了，察言观色。

窦文涛：完全看不出来，我看是今天 你能撅谁就撅谁。

马未都：不是。

蒋方舟：因为我发现。

马未都：她很在意这个行动上很在意的，她只是嘴上。

柯蓝：是的。

马未都：嘴上很多人认为她得，你看跟她好的人都没有这种感受的，就不在乎她嘴上怎么说，人不往心里去，她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在一个生人或者半生不熟的空间，她这种表述方式，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有些人就会怀恨在心。

柯蓝：是的，而且我特别会触怒那些。

马未都：一定会有人怀恨在心。

柯蓝：不自信的人，因为其实我也，说真话，我也不太在乎她们，而且我特别想就是干干净净，我就这帮朋友，我好好讨好他们就行了，我真是个伺候别人的人，但是就是其他人，我的朋友名单已然满额，精力有限。

窦文涛：狮子座吧，狮子座吧，你看，她是女狮子，我是男狮子。

柯蓝：男女真不一样，赶紧来一个星座专家吧。

蒋方舟：但是这种伺候人特别不讨好，有很多人也不觉得在被这个。

柯蓝：不不不，其实我想讨好的人，他们会知道我在讨好他们，比如说马先生，他一定知道我在讨好他，我们一块吃饭，一定是我端茶递水。

马未都：对，她要跟我喝单一麦芽。

柯蓝：哈哈哈马上得说单一。

马未都：威士忌。

柯蓝：我得去整单一麦芽。

马未都：对。

窦文涛：所以说这个你跟什么人在一块，这其实直接决定你的生活质量。

柯蓝：诶，这特对。

窦文涛：包括这个工作质量，对吧，当然咱就说的，咱说的都是高层次的高情商的，咱们感兴趣的还是比较这个低层次的，比如说像柯蓝，不是柯蓝…

柯蓝：你这低层次就是我？

蒋方舟：低情商。

柯蓝：我成了低层次的代表人物？

窦文涛：不是，不是，柯蓝。

柯蓝：我愿意，我特愿意成为低层次的代表人物。

窦文涛：你层次一点都不低，但是呢。

柯蓝：我情商低，智商更低。

窦文涛：你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呢，很多这个网友有共鸣，因为这跟他们在职场里的这个一些体验呢，或者说他们这个困扰能相关，为什么呢，就原来柯蓝这不是我们同事嘛，都是电视台凤凰的那个主持人，后来呢，我们不敢出去，她敢，她跑了对吧，后来呢，她有一次接受采访，那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觉得当主持人呢，碰见的人呢，有点怎么说呢，你原话是怎么说的？

柯蓝：就是说我经常碰见一些，就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我还得必须得捧着他，忽悠着他，然后忽悠着观众做这样的工作，我干够了，我不愿意根这帮人打交道了。

马未都：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是特烦这种事，你要不知道也就罢了。

柯蓝：你又不傻

马未都：你明知道，你内心很痛苦，对是这种。

柯蓝：没错。

窦文涛：那显得我就喜欢干这个，是么？

柯蓝：你要钱，我不要钱，我就是一穷人。

蒋方舟：那我原来当过主持人，当过半年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马未都：还访过我一回。

蒋方舟：对！哈哈哈。

马未都：她那半年访过我。

蒋方舟：对，然后但是马老师算是里面最靠谱的，也访了一堆奇奇怪怪的那种，一看就是骗子的人。

柯蓝：感想如何？

蒋方舟：一看就是骗子的人，就是捧着呀，他说他的就是什么，真的有人说自己这个，一百年后的自己能不能和梵高齐名之类的（马未都：哈哈哈哈哈），那这种怎么反应啊，我作为主持人，就是沉默，鼓掌（柯蓝：哈哈哈），内心为他鼓掌，就你也没法驳他怎么办，一般有经验的人怎么办？

窦文涛：啊？我呀？

蒋方舟：啊！你遇到这种怎么办？

马未都：他可以，他可以。

柯蓝：他有办法。

窦文涛：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就是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就说什么呢，有句话叫“惯于做小伏低的性”，我觉得呀，这挺逗的，你知道，你比如说。

柯蓝：换一个角度觉得他可爱。

窦文涛：不是，好多人就是说我…

蒋方舟：越发激发对方说蠢话吗？

窦文涛：我，经常装傻，说装无知是吧，其实我心里说装无知总比装有知强，对吧，而且是真无知，我是说，这个人跟人说话，你弱他就强，有的时候，你得敏感地感触到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自己感觉，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里讲一种叫守拙，藏拙，挺有道理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一桌人吃饭，你发现没有，要来一个喷子，特能侃的，人家有些真的很有水平的人呢，或者是什么，一有个说话强势的，你就把人家抑制了，别人自然就少说话，那就听你说吧。

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知道，你也得装着傻，“真的吗？我不信”（众人：哈哈哈哈哈），你发现人的心理他嘚瑟，你知道吗，甚至有的时候有人就说，就是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其实主持人有什么观点，你说左我就说右（众人：哈哈哈哈哈），你说右我就说左，但是你发现人在这个时候，你观察人就有意思，我就觉得我把他伺候舒服了，你比如说他要是这个非常自信，你就让他更自信，是吗，那一百年之后您就是梵高，天哪！那您的艺术主张是什么呢（众人：哈哈哈哈哈），这个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

马未都：他就彻底喷了！

窦文涛：对，他能表现得最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哈哈哈哈哈。

柯蓝：所以文涛真是个好主持人，他确实，他有这个情商。

马未都：他比较会聊天。

柯蓝：是是是。

马未都：就聊天是一很难的事。

窦文涛：不，这又拿我打镲了。

柯蓝：就绝对是一艺术家！

马未都：尤其主持人聊天是个很难的事，做一《锵锵三人行》，我原来做节目一要崩溃，我没办法，我又不能拜佛去，我就想窦文涛，窦文涛他都四千多集他都没崩溃，我这好几百集早着呢（众人：哈哈哈哈哈），真的，录节目综合征，绝对从内心不高兴，就突然就觉得马上要录节目了，然后心里就开始低落。

柯蓝：我别明白您，我想到明天这几个人要跟他们聊天。

马未都：然后这节目一说今儿完了，而且是这个月的任务都完了，一下就特高兴，马上内心就高兴。

窦文涛：诶，所以…

马未都：我就差吃那个抗抑郁的药了。

柯蓝：百忧解。

马未都：有吗？

柯蓝：百忧解！

马未都：对，它就是说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你又必须上去，你没有办法，就等于说所有人都在舞台底下做好了，该你上场了，你这会儿打退堂鼓也不可能，就咬着牙上去，其实上去这就好了，啥你去找也就没事了，但是还是心里不愉快。

柯蓝：而且另外有一点吧，就是来者皆是客，你必须要有这个职业操守，就是你得捧着一点说话（马未都：对），就像文涛说的‘哎，你说的对，说说你的艺术主张吧’（众人：哈哈哈），其实心里想说…

马未都：什么主张！

柯蓝：十六个字都骂出来了，恨不得所有就是《康熙字典》能骂人都得去查一查。

窦文涛：还真不是，你看，你就是说。

柯蓝：这就是个性。

窦文涛：不是，你说你是有主见的人，你心里会对人有这个判断，我呢就发现呢，我要是听一个人说话，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一个谁呀，阿城老师曾经说啊，他说看书啊，第一遍它就叫素读，他说你看这第一遍的时候，心里没有任何成见，就是说你就真的就是看看他怎么说，我有时候是什么呢，我要觉得你说的不靠谱，是咱们完成了之后，我回头想想都胡说八道，但是呢，说实在的，我在当时听的时候我好有兴趣。

柯蓝：你特可爱！

窦文涛：就是我就觉得。

柯蓝：天真，真是特可爱。

窦文涛：就是你就真的变个小孩一样。

马未都：不，你就具备了专业的陪人聊天主持人的素质，真的！

柯蓝：是是是，这也是一种艺术。

马未都：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我要是不愿意听了，包括在你的节目里，我看过观众写的信，就写那个回帖，说一看马老师都快翻脸了，就是因为我对面有的人，说那话不贴谱嘛，我又不愿意吵起来，对不对，因为原来这个，其实做节目吵起来是最好看，你看咱们做，咱们四个人都吵不了架，因为你们都太漂亮了，我就不好意思了（众人：哈哈哈哈哈）

柯蓝：哇…会聊天会聊天，说说您的艺术主张！

马未都：对！这个有时候是节目吵起来好看，如果他是一个，就《锵锵三人行》，他主中，我们两个人，我曾经跟一个人做节目，那人好多年前了，那主持人说做节目是这样的，这节目不是太真，有点假，对，你们俩观点不能一致了，我说我明白，我就跟对面那个人说，我说你先说，你不管怎么说我都会抢着你说，我说我不是对着你，是为了节目，他说好，然后他就开始，那天谈论爱情，很有意思，然后那人上来就抛出一观点，就说爱情一定是双方的嘛，是吧，双方才是爱情，什么说了一大套。

窦文涛：没说一样。

马未都：不是，你听着，我马上上来，我说那不一定，我说我单恋着领家女孩，你不能说我不是爱情，对不对，这是单方的嘛，跟她没关系，然后他愣着我看着说，好，你说的对（众人：哈哈哈哈），这节目那主持人说停，这节目怎么往下录？你们俩顺一边，然后我说我是呛着他来说来着，对吧，对方那个人没有经验，他不会坚持自个儿的观点，他突然说你对，这就是这个节目中，那都是好人，不坚持自己的观点。

窦文涛：对，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其实什么人你都可以对他有好奇。

马未都：你刚才说了，要保持一个好奇心，你知道保持一个好奇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这事我不好奇（众人：哈哈哈），我一点都不好奇，你凭什么让我好奇，对不对，你那个好奇心，你不管你是装的还是干什么，你让别人感觉是真的，我看得见，咱俩做节目没少做，你有时候就是。

柯蓝：装的。

马未都：那好奇心就是装的。

柯蓝：还有一点。

窦文涛：诶，你说的有道理（众人：哈哈哈哈哈），就是一种。

柯蓝：你被人拐跑了！

窦文涛：不是，这叫。

柯蓝：但那的确也是爱情。

窦文涛：这叫职业的好奇心，我给你讲就是说。

马未都：说得好，说得高级了。

窦文涛：比如说咱们要去做这节目之前，我一点都不想去，但只要坐那儿了，柯蓝坐对面了，你说什么，我都特想知道。

众人：哈哈哈。

柯蓝：我现在要说下。

窦文涛：它是真的。

柯蓝：这节目的类型也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话题性的，你明明知道你平时再装，但是话题能够暴露他，所以这个节目你主持起来比较有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一对一的这个主持的话，他那些官话套话说了一万遍，他这次又来跟着我说了，这真的是我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窦文涛：对，咱们就别互相吹捧了，到我是说本来是说柯蓝的这个事啊，她提起来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经常在工作当中，跟你合作的人当中，有没有让你不能忍受的事，比方说甚至有人说就说这个猪队友，你完全不能接受他，你该怎么办，你比如说像马爷这个，或者说我就是管事的，是吧我可以炒了你，或者说我想柯蓝这样的，是吧，这个姐姐不伺候了走了，但是呢大部分人，我现在就发现网上，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是不是经常有说，就说我碰见我这同事，这么傻这么蠢，但是我又不能摆脱他，我该怎么办！

蒋方舟：对，我觉得好多人其实他们就是预设别人是蠢的，我觉得这点本身其实就挺愚蠢的呀，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在别人眼中不是猪队友呢，所以我觉得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本身就没有反省能力吧，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猪队友，我在职场上绝对是猪队友，我会非常不负责任。

窦文涛：什么地方表现出你是猪队友？

蒋方舟：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愿意做，然后我也是出于讨好，我就说好，没问题，答应下来，然后结果最后就变成鸵鸟就躲着，联系不上我，我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别人肯定骂死我了，对啊我就是猪队友。

窦文涛：你这种立场还是属于这个人道主义

蒋方舟：不负责任。

窦文涛：不是，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不靠谱的，那是超出你的预料，你比如说我跟你举个例子，我想马爷也应该碰见过吧，就是说好比曾经有个公司，你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司机这个兼助理，好，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总有你不能忍受的人，你知道吧，就是甚至我怀疑人是不平等的，某些人天生也许（指了指脑袋）是不是有点…你比如说，好，给我安排这个司机兼助理，好，开我的车，第一天，修车修了八千块钱（众人：哈哈哈哈哈），胡同后边有一个起来的杠子，他第一次开动我车，咣叽，给撞到后边了，这无所谓。

我跟你说奇葩的是什么，他给我开了一年的车，一共给我开了一年的车，然后有一次快过春节了，我老家，回石家庄回石家庄呢，就他开着车回石家庄，然后回北京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正碰见一个什么日子，北京那个设卡，要查，大概就是在那个六环外头查，然后呢，这哥们一看前面是警察，突然想起来了，我没带驾照（众人：哈哈哈）哈哈哈没带驾照，我说，你跟我去开车去石家庄住了一天，回北京你愣没带驾照，你是我的这个司机啊，我没带驾照，好，那怎么办，他说你带驾照了吗，我说我带驾照了，那咱们赶快换一下。

哈哈哈你知道他那个警察就在前面一百米出，我正往前，我在后面坐着，我正往前爬呢，但是那车快到跟前了，然后那警察还看见我了，说窦哥（众人：哈哈哈），赶快坐回去，这没办法，当然你那么也不对，说这个但是警察说一查，就是说怎么着，没带驾照，一开始呢，这个警察呢，还安慰也就是说，说那个窦哥没事，这个罚了该罚的款，对吧，你这个以后注意，就行了，说您让他跟我进小屋去一趟，后来进小屋半天没出来啊，过了一会，他没出来，警察出来了，说窦哥这个我们不能让他走，说怎么了，他说我们在电脑上一查啊，他这个驾校啊，一年半以前就被吊销了，他一直就没补办，他给我开了一年的车。

柯蓝：就瞒着你，压根不知道。

窦文涛：他不是瞒着我。

蒋方舟：他不知道被吊销了

窦文涛：他就是世界上，他知道

柯蓝：他不可能被吊销你肯定是知道

窦文涛：不是，我跟你说，世界上就真有这种糊涂人，就是你任何一天问他，他身份证或者什么驾照或者是信用卡，肯定有一样是属于丢失的状态，就这么一人，然后好，最后你知道怎么办，就麻烦了就是说，这警察就训斥一顿，说这本来我们就要把人留下的，这绝对不能够这样的，好，因为他给我开了很长时间的车，我去的有些地方只有他认路，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给他开了两个月的车，对，因为只有他认路，所以呢，我开车，他在后座坐着，往左拐，往右拐，我说我是你的助理了行了吗，你们碰见过吗，他们说就是说猪队友，真有这样的人，有些人就糊涂到，丢三落四，粗心大意能到惊人的程度，你们没碰见过吗？

柯蓝：我其实刚才说的那种。

马未都：这种人很多！

柯蓝：对，这种人很多，方舟刚才说就预设别人是蠢人的人，这是谁的预设，这个人是我，而且我为此付出代价，我觉得所有的，我刚才说的这个蠢人和猪队友吧，我们会为自己的言论要付出代价，我所说的蠢人是什么人，就是完全在装聪明，觉得他那些小聪明别人看不到，我能骗你一下，我能糊弄你一下，其实我对方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蠢人，而不是说我真的就是笨，真的就是笨有的时候你根本就避无可避，它是人生当中真的是一个课题。

窦文涛：哈哈哈课题。

柯蓝：真的！

窦文涛：对，怎么解这个课题？

柯蓝：你碰到这样的猪队友，你想避开是吗？行，你避开，会有避开之后你要承担的责任，你如果不避开，就像你碰上了，你也要负担之后为他开车两个月，就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要付出代价，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事情，我认为是猪队友，行，我走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主持人了，我去当演员了，非常低的片酬，从头开始，劳动妇女，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就开始干活了，这个也是我要付出的代价，而今时今日你看我在演戏的时候，我不会碰到猪队友吗，不可能！生活当中。

马未都：对，那最容易碰到！

柯蓝：对，这无所不在。

窦文涛：讲讲有什么奇葩。

柯蓝：各种奇葩都有，一堆业务人都有，而且现在你要知道，有一些演员的片酬特别高，但是基础的工作人员工资一点都没改变。

窦文涛：对！

柯蓝：而且他们是最辛苦的，每天他们工作起码14个小时，演员可能工作12个小时，14个小时的工作人员，而且这个行是没有门槛的，你知道吗，我就挣这个包吃包住，三千四千块钱一个月，我永远都在换，所以道具组，服装组或者什么永远都在换新人，他没有责任感，比如导演说我把你炒鱿鱼炒了，得，接戏的事谁来负责？一片混乱，所以你就得逼着你现在的演员，还得记着接戏的服装，或者怎么着怎么着，都得你干啊，而且如果你碰见一些什么这种演员，如果不是非常的职业，那不是你也得承受着吗，这不就是猪队友吗，甚至一些导演都非常的不专业，业余得一塌糊涂。

窦文涛：导演业余能业余出什么幺蛾子来？

柯蓝：当然可以灯光，摄影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摄影老大说了算，他怎么想怎么玩，就是怎么一回事。

窦文涛：这戏是摄影决定的是吧？

柯蓝：对啊，我最后那个剪接，我也不会，什么都不会，我就是可以吃吃喝喝，其他什么都不会，但是我挂一导演的名，这不大有人在，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现场你是导演，我还得尊重你是导演，但我可以不搭理你，我不跟你发生冲突，然后做好你自己的本质工作，掉头就走。

窦文涛：中国现在，

柯蓝：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方法，跟原来不太一样，

马未都：影视剧这个行业发展太快，那不懂专业的人有的是。

柯蓝：太多了，而且还装呢，越是不懂越是说自己怎么着怎么着。

马未都：我碰到这个演员啊，他就给我说具体的事，他说他拍戏，突然说导演还没喊停，摄影喊停，说停么呀，说焦距老不实，说焦距为什么不实，因为后面是白墙（众人：哈哈哈），然后呢，然后这摄影就提一招，说赶紧给我挂张画，挂张画，这不焦距就实了吗，您说这戏都拍一半了，突然墙上多一张画（众人：哈哈哈）

柯蓝：真有这样，比比皆是。

马未都：对，什么人都有。

窦文涛：不是，你说这个，我前一阵就说那什么小鲜肉演戏的，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有的人说，说这些老戏骨，一老演员，对着六个角色，那六个角色全是替身，没有一个是真的。

柯蓝：第一，我没碰见过这样的事，第二我想说，不能光怪小鲜肉，老戏骨也有不专业的，不敬业的比比皆是。

窦文涛：表现在哪？

柯蓝：我也有碰见不对戏的，他牛啊，他也是找一替身跟我对戏，我也玩命地想，七情六欲这演的全都在脸上，这种事也有。

马未都：不是，现在那个题词都特别多，你们拍戏是不是净有提词的。

柯蓝：我幸亏没参加过这样的剧组。

马未都：我告诉你啊，演艺行业我认识人多了，跟我说，说提词气得我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说我这演戏，那提词的是发声的，发声呢，说我听的是双声，你看叠着就出来了，他老不停地提词，没有人再去背了，因为任务繁重，你要要求他背，背台词是个功夫。

柯蓝：不能说都是这样。

马未都：不，当然不是都是这样。

柯蓝：我们这帮人还是认认真真的。

马未都：有特别认真的，因为我认识演员多嘛，他认真的人他就会骂这个事吗，他骂，那有的人呢，是因为现在接戏多，来了就这么会儿功夫，有的人来了之后问什么戏，那导演有的居然跟人说，你现在注意情绪就行，词后配。

柯蓝：而且还有导演都不看剧本的，前因后果都不知道。

蒋方舟：哈哈哈，那怎么导呢？

马未都：就要那段。

柯蓝：他一样导啊。

窦文涛：那怎么弄呢？

柯蓝：他看现场就，哎呦，你这头发翘起来了，停！要演导演了，这头发给我梳一梳，这头发不行，我演着戏呢，重场戏，我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导演说我的头发不行，你说这怎么办，所以别都是众矢之的说小鲜肉，谁给小鲜肉的钱，谁在小鲜肉上真正能得到利益最大化？

窦文涛：说！

柯蓝：说！（指着蒋方舟）

蒋方舟：我又不跟小鲜肉配戏（哈哈哈）…

柯蓝：方舟你现在就是我们四个当中的小鲜肉。

窦文涛：对！

蒋方舟：但刚刚说导演，我想到一个也是猪队友，就是当时看朱天文写这个侯孝贤，他拍一场这个剪辫子的戏，是养的这个演员养的真的辫子，几百个人，然后齐刷刷地剪辫子，只能拍一条，然后就准备这个演了，然后各个这个摄像机也开始了，然后正在剪的那一下，然后这个旁边这个记者觉得这一幕太震撼了，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闪光灯，然后整场戏就不能用，就是这种我觉得是。

马未都：我告诉你这种特别多。

窦文涛：对，这是典型的猪队友。

柯蓝：我告诉你经常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现在就是剧照师，也是一堆热血青年，他们不懂，不懂来之前没有人教他们规矩，就是我现在说我不想骂小鲜肉，为什么，你们这些大人，为什么不教他们规矩，我们那个时候，我入行都没那么鲜了，但是是有老师们教我规矩的，我们在拍戏经常这边就有一个剧照师，咔嚓咔嚓在那儿拍，这戏怎么（拍），等会儿，是剧照重要还是演戏重要？

窦文涛：你说，她说这个规矩真的，我现在是觉得就是，我过去你知道，就是不当头儿的时候，比如说只当一个主持人。

柯蓝：特别简单快乐。

窦文涛：我脾气都，我在那个我们公司是有名的，我二十年工作没跟人红过脸，那甚至有的经理就是说，说文涛脾气好，从来没见过他跟人那个生过气，但是今年以来，从做这个《圆桌派》以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怎么老是按不住这个火，我骂了好几次人了，你就光这几天，我觉得是不是更年期还是什么，不是，是因为，你知道吗？你开始负责这摊事了。

蒋方舟：是的。

窦文涛：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些这个不靠谱。

马未都：着急！

窦文涛：我跟你说甭说那个什么情商，那个什么什么这那个的，就是你知道，因为一个人的不靠谱，全队的劳动瞬间化为乌有，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那天要录一个节目，对吧，但是这个节目很重要，就得讲宣传纪律的，谁都不能透露，对吧，谁都不能，直到播出前谁都不能讲，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有些人哪，他就是那种爱炫，爱跟人，我就发现有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那天我就骂他，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发朋友圈，剪个片子吧，把没播出的一个东西给播出来了，你看你看，我说这说了有用吗，怎么一点都没规矩啊，你一个人不靠谱，我们大家伙儿这么大费劲的，你说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搓火呀，就为什么一定要搓。

柯蓝：我还想说这不赖他，赖你啊，你一开始你就没有把规矩说清楚。

窦文涛：说了两遍

柯蓝：哦，炒鱿鱼吧

窦文涛：所以我现在真的发现，我一接触社会，我发现这个世界上。

蒋方舟：你接触社会真晚！

马未都：到这会儿才接触社会。

柯蓝：接触了两年社会，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不是，我认为有些人真是蠢到我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事，我又想起我爸了，我爸一辈子就老跟我们来这个说，你看看，你看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吧，我早就跟你说。

柯蓝：文涛，你老了！

窦文涛：对，我怎么现在发现都给我说中了呢，我跟你说了两次，怎么你就还在这事上折了呢？

柯蓝：你们都没听马先生的《都嘟》，他早就说过了，他现在说得都已经累了。

马未都：对，不是。这种事是这样，就是你生活中如果你有决策权的时候，这是最痛苦的时候，权利是个很痛苦的事，你像雍正当了皇上，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叫“为君难”，就是你们别以为你们难，我比你们还难，是吧？那么怎么去管理呢，心眼好的人都管理不了人！

柯蓝：是！

窦文涛：是的！哈哈，透着咱俩心眼好，哈哈哈。

柯蓝：这太太虚伪了，其实我心眼特脏。

马未都：我碰到过那老板跟我讲管理经验，他说你管理的时候你发现毛病，不能再给机会，给机会就是惩罚自己，他给我讲一个例子，他说他雇一司机，雇一司机说他出去半个月，回来的时候让这个司机去机场接他，他下了飞机找不着司机了以后，他就问说你哪儿呢，司机说我给忘了，忘了！他说你在家半个月，就接我这一趟你给忘了。

窦文涛：诶，我就净碰这种人。

马未都：说你干嘛呢，你知道他说干嘛呢？打游戏呢，这不一打游戏彻底忘了吗。

柯蓝：但这也是个老实人。

马未都：你听着，你接老板，你再怎么编你也编不出来了吧。

柯蓝：说啊，家里谁谁谁生病了，跑医院去了。

马未都：那不行，那你得在老板下飞机的时候先接到一个短信，这叫你没忘，老板在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呢，你还在屋里玩游戏呢。

窦文涛给柯蓝倒水。

柯蓝：谢谢。

马未都：好，这老板跟我说什么呢，说当时他就气得他一怒之下说给他开了算了，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知道这是什么代价吗，就是这司机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给他那奔驰撞得稀巴烂哈哈哈（众人：哈哈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犯坏了，不是犯坏了，他人还伤了呢哈哈哈哈。

窦文涛：不是故意的。

柯蓝：肯定这人就乱了。

窦文涛：乱了乱了。

马未都：不是，他就说，你发现这个人不行的时候，就你这算队友吗，这不能算队友，也能算猪队友，是吧，不行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窦文涛：是！

马未都：你不解决后面就是他，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了。

窦文涛：对，所以你要不是老板呢，你要是平等的同事呢。

蒋方舟：就看不到这种东西。

窦文涛：要跟你工作对接的老是这么一人，那就是柯蓝的选择，我闪你远点吧。

柯蓝：但是我现在，你看，我还要说这是原来的选择，那时候年轻，现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就想要么绕开，要不然就就事论事。

马未都：就凑合。

柯蓝：只是说这事，但是我绝大多数的时间，我是屏蔽我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不喜欢你这人吧，我完全看不见，诶，看不见，看不见，我真有这个本事，我视而不见直接走过去。

窦文涛：你有这本事你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当然这个我幸好，我最后是救了这个妹妹了，你知道吗，也是方舟这么大小年龄的。

柯蓝：而且一定年轻貌美，所以你救了。

窦文涛：不难看。

众人大笑。

窦文涛：但是。

蒋方舟：不否认，哈哈哈哈。

柯蓝：我对文涛的了解呀。

窦文涛：我就跟你说，签合约，做广告是给我钱的，你明白吗，最后拿了合约，他们公司盖章签了字，她送到酒店来让我签，你说我要不说咱们这高洁，人格之高洁，我最后看看，我看最后我说，诶。

柯蓝：狮子男暴露了。

窦文涛：这个钱，多了一个零，哈哈哈哈哈。

柯蓝一脸吃惊。

窦文涛：那女孩吓得，啊，我说咱要照这么签，可就这么多钱了，多十倍，你看我就说这种马大哈，方舟你说是不是，这是就是说人年轻就容易毛躁呢？

蒋方舟：我觉得一个容易毛躁，然后我觉得，我其实不害怕这种马大哈，或者是有点不靠谱的，因为我觉得那你就忍就行了，我觉得我害怕遇到那种工作中遇到情绪不太稳定的，或者是很容易就发脾气的那种，我觉得我挺害怕的。

窦文涛：你碰见过有人跟你发脾气呢？

蒋方舟：没有，不是跟我发脾气，我当时跟柯蓝姐一起录节目嘛，他就是有这个作家写东西，然后演员来演，然后那个，因为作家写东西压力确实特别大，他就经常写不出来嘛，写不出来然后有一个作家，他就写不出来，然后他们摄像机拍了半天，拍了一个小时，一个字都没写出来，然后这个摄像师大概就嘟囔了一句，这没什么好拍的，然后就撤了，这作家就不高兴了，晚上闹到两三点钟，让这个摄影师和所有工作人员在操场上跑圈，就是四五圈的跑。

马未都：这哪个牛作家哈哈哈？

蒋方舟：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我挺担（心）。

柯蓝：我还记得你们这帮就是全都去劝他，还什么的。

蒋方舟：所有的就是要去劝他，然后因为第二天好像也是五六点就要开始拍了嘛，然后都闹到两三点钟，然后走啊，不录了走啊什么的，那这种就大家所有人去劝，这种我觉得比马大哈要恐怖，就是不仅是耽误事的，是吧。

窦文涛：我很讲就是所以，方舟讲的咱这个话题要兜回来了，就是说你还不能歧视那些那个什么呢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因为。

柯蓝：情绪不稳定！你不能说人素质不高。

窦文涛：不，就她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碰见猪队友，或者说碰见这个蠢货，反过来想会不会我们。

柯蓝：也是猪队友！

窦文涛：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柯蓝：我一定是！

蒋方舟：我也是。

窦文涛：说出证据来，证据是什么？

柯蓝：我情商特别低，如果碰见一个人特别不靠谱，进组大概是就是已经开拍进入拍摄状况了，我觉得这人特别不靠谱，而且没事什么约喝酒，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公然把这个人的微信就给删了。

窦文涛：二杆子，你这有点。

柯蓝：就再也找不着我了，就是我就消失，咱们就事论事，来拍戏，我永远拍戏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宗旨我是来拍戏的，不是来交朋友的。

马未都：职业精神！

窦文涛：职业，但是就是你。

柯蓝：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女的太讨厌了，哪来的优越感。

窦文涛：是，所以就一个是有互相看偏的这个成分。

柯蓝：是的，一定有。

窦文涛：再有一个，我现在就是反躬自省，就是说会不会，你爱去说有一次，我答应一个哥们就是帮人家去主持，就是你知道那是我终生遗憾，就是这个吴清源老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一百岁给他过生日，在那个时候没多久，吴清源就过世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呢就是人有的时候就只是当时已惘然，就莫名奇妙地就囫囵过忘了，我当时在香港，最后就没去，事后我直给人道歉，就是挽不回的这种后悔，所以我现在觉得是，这个概率也可能是，谁都有不靠谱的时候，你，对吧，我体验过就是。

马未都：借题发挥。

窦文涛：对，借题发挥，对，我体验过，按说我这么坚强的人，对吧，有一次呢实在是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太忙了，就是一天飞一个城市，三四个城市，我这最后都长了荨麻疹，不是，不是荨麻疹，你那是荨麻疹我长了那种带状疱疹了，你知道吗，然后到了最后一个活儿，是拍一个宣传片，其实咱们不是计较生活待遇的那个人，但是我就发现啊，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一种。

柯蓝：临界点！

窦文涛：就是自我怜悯，自我委屈，一到那儿，我就开始给这个经纪人打电话就骂大街，我说不是说五星级酒店吗，这不是招待所吗，然后赶快，我从来不会挑剔，就是抱怨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这都快哭了，其实我后来觉得实际是这几天以来的这个然后最后说打着打着电话到了厕所，我说这马桶还是蹲着的（众人大笑），就后来我完全是个怨妇，我觉得其实就是崩溃了，其实就是崩溃了。

马未都：对，你的如果这个崩溃被人家赶上，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猪队友，对，但有时候确实是猪队友，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那还是我好多年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时候在出版社，我年轻的时候酷爱摄影，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摄影机，我买那最好的马尼亚，那当时日本最好的相机，我跟那个出版社社长巧舌如簧跟他做了俩礼拜的工作，他终于同意我买一个那时候能报销，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两万多块钱，很贵了，那相机我买的（众人大笑），尽管是出版社的，但是我买的就我用，别人我都不让用。

不让用呢，我们那美编就天天，他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那些玩意儿照相，结果我们就出门了，出门那个时候开笔会，就是全是作家去，三十多个作家在安徽，那时候你知道照一彩卷是天大的事，得那个总编辑批什么乱七八糟，弄好多的事，主要照的都是黑白照片，结果买了个彩卷，他拿着彩卷就拿着相机去给这三十个作家在一个特恶心的石头上，因为要黄山，什么乱七八糟的，都选好了，每个人站上去，三十多个人，按一次一人照一张。

柯蓝：得，三十六张没。

马未都：三十六张，那还有我呢，到我这儿没了！（众人大笑），没了以后你听着，拿来在中国图片社去冲去，后来他弄的，都是他管了，我就不管了，后来隔两天我看他在那上班，他自个对着他的桌子，拿着手当枪，啪啪啪，这一上午的，我说干嘛呢这，我过去，我说你什么意思，他终于拉着脸跟我说，说我问你个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看，他把胶卷扔给我，胶卷是白的，什么都没有。

窦文涛：啊？

马未都：没有，这三十六个人没有，就是一白卷，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问我说怎么回事？我说你这个卷没挂上（众人大笑），你胶卷搁这你拉过来挂上去，得一个一个掰一下照一下，那个是不是，压根就没挂上，没挂上，他掰一下，照一下，掰一下，照一下，你全是白照嘛，那个卷在一侧呢，你又拿去给冲了，一冲可不是透明的吗，你说这不是猪队友是什么，问题是那三十多个作家不开眼，天天写信催我的照片呢（众人：哈哈哈）。

柯蓝：那年头好不容易有一个彩色的照片。

马未都：对啊，每个人都觉得天大一事，好像是个待遇，结果弄一空卷出来。

窦文涛：所以你这有时候真是赶着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我们曾经有一摄像，我跟文道你知道去台湾拍片子，我跟文道你知道去台湾拍片子，你说多么难得的机会，台湾有那种水稻田，就那种稻田特美的，我们在那儿拍的时候，偶遇林怀民，那个云门舞集，林怀民要在那个稻田里搭一个那个舞台，正在那儿看呢，偶遇，马上我说开机就跟林怀民聊，聊的就在那个稻田旁边亭子里聊的特别好，就是发挥的都非常好，对吧，然后，完了之后说好，拍完了，谢谢您了，再见，走吧，然后那哥们一检查，没有放带子（众人：哈哈哈），没拍上，气死了，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

马未都：就跟这一个意思。

窦文涛：对，而且你知道，我发现这人要是不顺呢，有时候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的，就同样这哥们说，没拍上算了吧，走，好，上车，上车走到了一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一下车这哥们说，能不能派这个车送我回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刚才检查机器的时候，我把机器落在稻田那儿了，哈哈哈（众人大笑），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儿背。

马未都：这人就不能干这种事。

蒋方舟：他是专业摄影吗，他只是这一次还是…

柯蓝：有的时候点儿背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缝。

马未都：我跟你讲职业，他刚才讲了一句话，叫职业好奇心，你看，这么过去半天了吧，我还记住这句话，很重要，好奇心和职业好奇心完全不一样，责任心和职业责任心是不一样的，你做一个职业，你看我，我过去做编辑，干什么都是我的职业，绝对在专业上不出错，不能有这么大的纰漏。

窦文涛：没错。

马未都：你扒拉扒拉拍完了，最后让人家催账，要照片你没有，你光这么着，啪啪的，没有用的，你知道吗。

窦文涛：所以你就是说你可以不知道，你们俩酱油瓶子放哪。

马未都：对！

窦文涛：但是这种人在工作上他一丝不苟。

马未都：我特别同意。

窦文涛：是吧。

柯蓝：我特别同意。

马未都：工作是工作。窦文涛：没错，柯蓝就是这样的人。

柯蓝：不，我未必能做得到，但是我尽量能够做到，因为起码你知道什么是对的，这点很重要。

窦文涛：明是非，是吧。好！

柯蓝：谢谢，谢谢。

END